一个叫牌楼的村庄

□ 铜陵 江习明

我老家在白荡湖南岸，一个叫牌楼的村庄。小时候，常常对着墙上的安徽地图，找牌楼这个地名。真的就找到几个叫牌楼的地方，有贵池的，有潜山的。虽然此牌楼非彼牌楼，但也觉得亲切，于是用铅笔画个圈，算是做了记号。如今地图详实多了，很容易找到老家的位置。只是这里并没有标注为牌楼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名称，叫牌坊。是的，叫牌坊。听姐姐讲，村东头，确实曾经有一座牌坊。牌坊是青石结构的，四根粗柱子，中间一道大门，旁边两侧小门。姐姐说，年幼时看到的牌坊，是座巍峨高大的建筑，有高耸入云的感觉。那时，她和小伙伴常在山边放牛，一边看牛吃草，一边就在牌坊旁捉迷藏，玩过家家。但姐姐不知道，历史上，牌楼其实不止一座牌坊，而是曾拥有一片牌坊群。听上年纪的老人讲，当年牌楼起码有不下于三座牌坊。这里曾是交通要津，有一古渡口，叫牌落渡，有船直达安凤岭，甚至到杨家市。渡口旁的大路上，几座牌坊一字排开，气势不凡，非常壮观。可惜战乱时毁掉一座。五四年发大水，洪水冲垮大路，又倒塌一座。姐姐记住的那座幸存的牌坊，据说是当地唐氏族人树立的。那是牌楼保存的最后一座牌坊，文革期间被摧毁。

牌坊没了，但石条石柱还在，散落在牌楼各个角落。庄子里几条涧沟上，架的石条和石板桥，大多取材于此。牌坊旧址附近，后来筑起一座拦水坝，水坝的主体就是一块巨大的青石条，估计那是牌坊的大柱子，或者是横梁。依稀记得儿时玩水，看见青石头上的大字，还有雕花刻凤，无比精美。水坝底下是曾家塘。塘埂上，几棵杨树，歪歪斜斜。夏天，有蝉和天牛叮在树上，很易捕捉。下游不远处，有座大桥。外人都叫牌楼大桥。这是一座单孔石拱桥，是当代牌楼人进出村庄的咽喉要道。半月型的桥孔，远远望去，有一种古朴的意境之美。

大桥架在宽阔的防洪沟渠上，通体用石头一块块搭砌而成。石头多取自村后的巢山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。匠人们用灵巧的双手，随方就圆，将每块石头安置得服服帖帖。整座大桥仿佛无缝拼接，浑然天成。桥下的沟渠长年有水，清澈见底。牌楼很多人家就在桥头洗菜清碗。孩童则喜欢在桥边玩水，夏天时玩跳水，赤条条地从桥上鱼贯跳入水中。有时也看小鱼。有很多小鱼，小白条，小石斑鱼，还有透明的小虾。时常见小鱼成群地在水中游弋，如同在天空飞翔一般。偶尔水面飘来菜叶或饭粒，众多小鱼似乎排着队形，快接近时，簇拥而上，秩序大乱。顷刻间，又快速散去，疾如闪电。

大约十多年前，大桥开始跑车。终于不堪重负，被鉴定为危桥。现在代替大桥的是一座水泥桥，桥面开阔，桥沿有不锈钢护栏。很坚固，也适用，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牌楼还有一处好东西。那是一座古建筑，叫朱家享堂。享堂是朱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。这里的朱氏是安凤岭朱的一支，大多在白荡湖外埂两个村庄聚族而居。村庄的名字也古旧，一个叫老店，一个叫老屋。牌楼朱姓并不多，共两户人家，享堂就坐落在他们两家中间的一块开阔地上。享堂几经修缮，历经沧桑，现在似乎已夷为平地。

我记事时，享堂正改为一所红儿班。虽风雨飘摇，但青砖小瓦还在，木格子窗也在，有一种古典而朴实的美。红儿班相当于后来的学前班，我就是在这里面上学，接受启蒙的。唯一一位老师，是南京人。享堂门前很敞亮，也干净，应该是一个广场。广场下面是两户人家的菜园，菜园外是朱家塘。享堂周边有很多野花野草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秋天的菊花。记得菊花就栽在享堂大门两侧，一蓬蓬的，簇拥在一起，红的白的都有。范成大《菊谱》说，菊有黄白二种，而以黄为正。但我这段记忆里确实没有黄菊花。即使那个白菊花，好像也不是纯白，而是那种白中带杂色的白。

牌楼多古木。曾家屋后，古树参天，有樟树，有朴树，我记忆最深的却是棠梨树。这是一棵要几人合抱的粗壮的老树，开梨花样的白花，结一挂挂的果子。棠梨果大小形状如樱桃，颜色似梨，浅褐色表皮上布满黄白色斑点，又酸又涩，似不宜采食。棠梨树花却开得惊艳。清明时节，棠梨树花开如雪，洁白，纯净，朴素，清雅，如一把巨型的花伞，撑开在在曾家的屋后，照亮了牌楼大半个春天。

前年清明，在山中偶遇一株野生灌木，高大如树，清香胜似兰桂。二哥说，这是九里香。九里香，多好听的名字。看着树上开满细密的白花，我猛然想起山脚下那棵年老的棠梨树。我特地从曾家屋后路过。非常遗憾，和想象中的画面一样，如同旧日的牌坊、石桥和享堂，棠梨树也已消失不见。牌楼的种种美好，已植根在牌楼儿女内心深处。这些美好，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养育牌楼人，铸造他们不断向上向善的品格。这些年，我总喜欢栽几棵菊花。每每看到那些正在盛开的紫红色花瓣，我便会想起红儿班，想起牌楼，心中满满的都是感恩和感动。

善会记得善

□ 桐城 疏泽民

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母亲种庄稼，种菜，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，一直很用心。别人用化肥，省时省事；她用农家肥、绿肥，颇费力气。但长势并不差，更重要的是，挂果多，收成好。邻里都夸母亲种田有两把刷子。有两把刷子的母亲善待庄稼，也善待人。

屋后地埂边有一棵柿子树。那些年的秋天，树上总会挂满黄橙橙的柿子。母亲将柿子摘下来焐熟，一部分拿到集上卖了，一部分送给左邻右舍，还有一部分，赠给过路的陌生人，留下给我们吃的，寥寥无几。我嘟哝着嘴：我还不如走大路的呢。母亲摸了摸我的头，笑了：走大路的比你更需要柿子充饥啊。那时候我还小，生产队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，柿子就显得珍贵。

有一次，我感冒了。母亲熬了一碗生姜红糖水，正要端给我，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位要饭的老人，脸色苍白，直冒冷汗，便赶忙端过去。得知那碗本该属于我的红糖水被乞丐喝了，我蒙上被子，伤心地大哭。母亲抹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叹了口气：“孩子，我心疼你，也心疼那可怜的老人啊；老人家饿得发慌，差点休克，一碗红糖水，救了人，那是你的福气呀。”我不管什么福气不福气，只觉得母亲偏心，鼓着嘴说，干脆把我送人得了。母亲一愣，眼泪跟着扑簌簌掉下来。



长大后，在外地工作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。每次回家，母亲都要将带给她尝鲜的美食，送给庄子里的留守老人和小孩，剩下来并不多。我多次责怪母亲不该如此慷慨，母亲总不以为然：“这些好东西，大家都没吃过，就让他们也尝尝鲜吧。你们都在外地，家里的事多亏了他们帮衬。”原来母亲的“慷慨”，是为了报答和感恩。

一晃，母亲已八十有九。三年前摔倒，髋骨骨折，手术后一直卧床，双目失明，肌肉萎缩。前不久再次摔倒，另一侧髋骨骨折，送到县医院做了牵引复位，因体质差，不宜做手术，出院后回家静养。那天在家陪护母亲，门外传来了说话声。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孩子，手里拎着鸡蛋、牛奶、香蕉等礼品径直走进来，坐在母亲床前，俯身问候母亲。妹妹说是她庄子里的，小憨的爱人。小憨我认识，忠厚实诚，刚刚脱了贫，在村里开环卫车。小憨夫妇与母亲无亲无故，家境也不好，却跑过来看望，我的心里油生敬意。无以回赠，见小憨读小学的孩子捡起一朵掉在地上的梔子花，就跑到老屋前的梔子树上摘了一大把即将开放的花蕾，送给孩子。我想，老家无所有，聊赠一枝花，这应该也符合母亲的心意吧。

小憨爱人刚走，住在山那边的发小阿凤拎着土鸡和鸡蛋赶来，捏着母亲的手唠嗑。说到母亲曾经对她的帮衬时，阿凤眼红了，泪水止不住掉下来。阿凤家境也不好，上次端午节回老家，我还看到她牵着产业扶贫项目支持的小黄牛在山上放牧，这次她捉来的土鸡，想必也是产业扶贫的成果吧。摩挲着阿凤的手，母亲显得很激动，舍不得放下，一再嘱咐我找点东西回赠给她。小憨爱人和阿凤过来，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我看来，与母亲非亲非故的她们，更像是母亲早年种下的善，如庄稼一样茁壮，分蘖，葳蕤。

爱的目光

□ 伊春 夏玉君

镇子外离铁路很近的一块农田里，一位老妇人在漫不经心地做着农活。每当有列车经过，老人立即直起腰身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火车，目光里噙满了泪珠。我感到好奇，问道：“大娘，你坐过火车吗？”老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。“那你一定喜欢坐火车了？”我又问道。老人叹了声说道：“我不喜欢，我儿子喜欢。”我惊诧：“你儿子？”老人肯定地：“对，是我儿子。”“那你儿子呢？”“他坐火车去远方了。”说完老人潸然泪下。

我不想也不忍心破坏老人的心境，默不作声地向前走去。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火车，有时在铁路旁采野菜时看见列车驶来就心生激动。心想，总有一天我也会乘上列车走出大山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常坐火车出差，慢慢地对火车失去了兴趣。心想，坐火车实在是遭罪的事，不消说坐硬座，即使睡硬卧和软卧也不如睡在自家的床上舒服。

那老妇人为什么对火车如此感兴趣呢？没走多远，另一位老人道出了那老妇人的心结。

老妇人有个智障的儿子。孩子虽然智障，但从不招灾惹祸，老两口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。十几年前，儿子走失了，老两口到处寻找，始终无果。后来老妇人听说儿子是坐火车走的。于是她天天到火车站等候，期盼有一天儿子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时间久了，老人不再去火车站，索性在离铁路很近的地方开垦了一小块儿地。每天她都要带上农具到地里做活，只要有列车经过，她都要神情专注地望着车窗，似乎从车窗中能看到她走失的儿子。

听完老人的叙述，又回头望了望那弓腰做活的老妇人，我深深地被感动了。儿在千里母担忧，母在千里儿不愁，无论儿女走出有多远，母亲挂念的心就会跟到多远。儿女是风筝，父母就是那放风筝的人，就像今天，老妇人明知道线绳断了，自己心爱的风筝飞走了，但他依然执着地抓住线绳的这一端。